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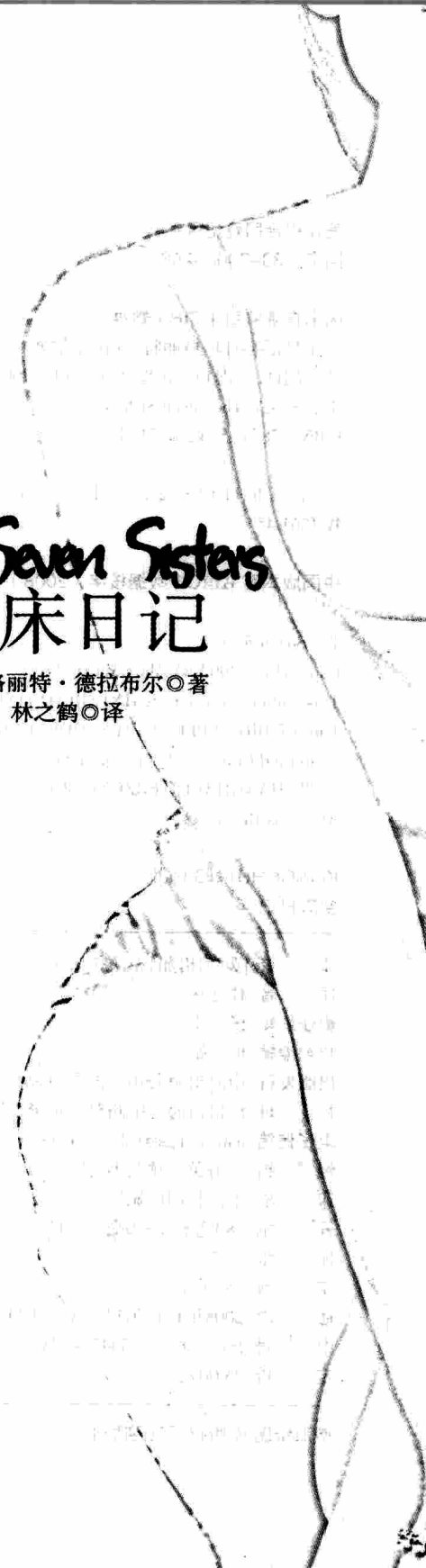
是默默忍耐，还是勇敢走开，当一个女人身边只剩下一张空床，那她的生命里，还有什么值得去珍爱……

The Seven Sisters 空床日记

[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林之鹤◎译

南海出版公司



The Seven Sisters 空床日记

[英]马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林之鹤◎译

2008·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国字: 30-2008-2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床日记/[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林之鹤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10

书名原文: The Seven Sisters

ISBN 978-7-5442-4271-4

I. 空… II. ①德… ②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8437号

The Seven Sisters

Copyright: ©2002 BY Margaret Drabb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ONGCHUANG RIJI

空床日记

作 者 [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译 者 林之鹤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耶 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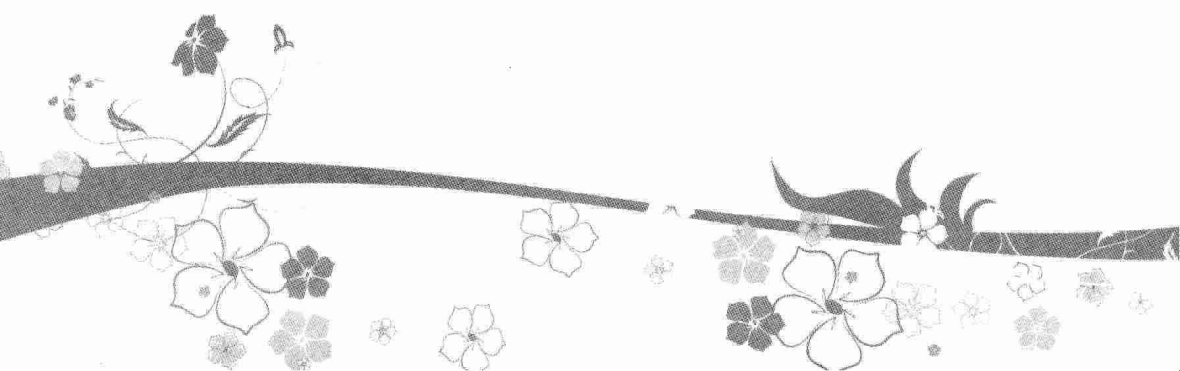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271-4

定 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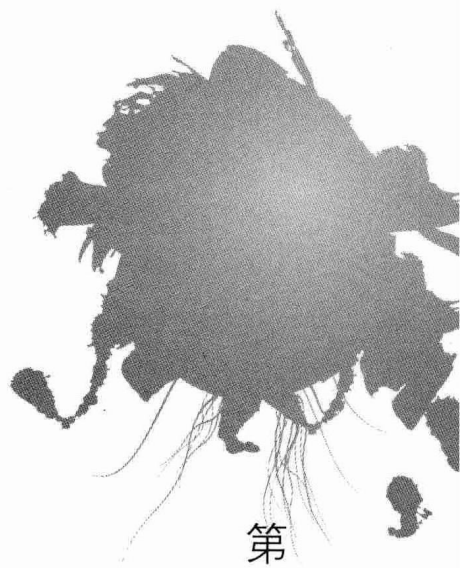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献给安、凯、帕特、佩尔、维芙和阿尔



卖了五只麻雀不是要得到两块硬币吗？
上帝作证，一块都不能少。





第一章 她的日记

她们柔软的肢体、和谐的面容、滑的皮肤、受到伤害而流淌的泪水，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在黑暗的夜晚，她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那是她一个人住的第三年

我刚从健身俱乐部回来，打开这部现代化的手提电脑。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抵挡住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的诱惑，而来写日记。我在校读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写日记，那时我们都记日记，我、朱莉娅、珍妮特以及所有其他的姑娘们都是这样的，这在圣安妮女子学校四年级^①是一种时尚。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没有太多特别的事情好写，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写下少女们每天细小的希望、好恶和敌友、曲棍球游戏、黑头粉刺、懵懂的爱情以及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记下对艾米莉·勃朗特^②的思考和解剖青蛙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些日记反映了真实的我们，黑头粉刺和痤疮就是那些日子里最真实的话题。

现在，我仍然没有发生多少特别的事情，以后也不会发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写出这一切。我感到在这虚无缥缈之中存在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它代表着希望的缺失，不过，我认为在某些地方，希望也许会伴随着我。这种虚无缥缈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沉浸其中，也许它就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我置身于这如同茫茫大海的虚无之中，我希望在写作的时候能发现某些更实在的目的。我相信，一定有值得重视的人或事在遥远的海岸上等待着我。

有时，我有一些担忧，健身俱乐部可能不是那么有益于健康。从我开始在那儿

① 相当于中国的高一年级。

②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Jane Brontë，1818-1848年），英国女作家和诗人，曾与其姐夏洛蒂和妹安妮合用笔名出版过诗集，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啸山庄》被认为富有现代主义因素。

游泳起，我的一个脚趾甲看上去就怪怪的。它已经变成了蓝黄色，甲面上凹凸不平，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尽管由于我经常游泳，会经常见到脚趾甲。我在怀疑是不是感染了某种真菌，不过也是随便想想罢了。对于这一点我不该多疑。以前，我们每周去光顾一次用氯气消毒的市游泳池，那儿离圣安妮学校相当远。那时不像现在，那时候许多学校，甚至是条件很好的学校，都没有自己的游泳池。

我爱健身俱乐部。它在拯救我的生命。不是吗？游泳池的水并没有用氯气消毒过，而是电解过的。我并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池水很纯净，四肢的感觉很柔滑，鼻孔也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气味。

不过，你在那儿一定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谈话。就在这天晚上，我听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谈话。

我不是故意偷听私人谈话的。那纯粹是我无法回避而听到的，我们之间相距不过几英尺远，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在脱衣服的时候。我竭力不去看她们，也知道她们不在看我。她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避开别人的目光，也不去看别人的身体，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你会不由自主地听到别人的谈话，除非你把索尼随身听插进耳朵里，或是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可是我没有手机或是索尼随身听。我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手机，不过，我倒是想弄个索尼随身听来听一听。我过去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我现在所想要的东西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大多数人现在拥有的东西十年前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其实，我也吃不准我指的就是“索尼随身听”——“索尼随身听”对我来说只是个大概的说法而已——我可能是指别的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我真正指的是什么，也许是一副“耳机”。而且，即使我知道想要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在哪家店铺里能购买到。匪夷所思，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状态。虽说池水不是很深，但警告牌上写着“不准跳水，不准孩子们进入，不准奔跑，不准穿室外穿的鞋子”。我们遵守这些规定。

我所指的东西就是戴在头上的耳塞，它紧贴在头上，插进耳朵里，以便听电视的声音，要不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或者飞快地骑自行车时候听经典调频或是广播二台。我倒很想买一副，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又有点不好意思去问别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胆怯。羞耻是萦绕在我心头的



天空是秋日独有的笼罩了淡淡金黄色的蓝，清凉的空气里，微微有一点树叶和烟火的气味，我边走边带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人们的花园。我看到纯白的玫瑰和红色的大丽花，透过装饰用的栅栏以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一个词语。

这两个女人的交谈毫无防备地开始了。她们谈论锻炼、培训、紧张、骨痛。奇怪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都感到腰酸背痛。我们在她们那个年龄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情形。在我年轻的时候，健身俱乐部还没有出现呢。那时有网球俱乐部，还有些空旷得能发出回声的公共游泳池，据说有些在公共游泳池里游泳的人得了脊髓灰质炎。可是没有任何健身俱乐部。

这是两个年轻的女人，并不是什么亲密的朋友，她们可能是第一次相遇——我没有听到她们谈话的开始。我从游泳池上来，浑身是水地走过白色地砖来到储衣柜前面，这时，她们的谈话已经开始了。她们中的一位，那个年轻一点的，对健身俱乐部很熟悉，另外一位，像我一样，似乎是初来乍到的。年轻的一位长得很瘦，肤色黝黑，十分健康，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盘儿，瘦长而尖尖的鼻子，雌兔般狡黠的眼睛，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瘦削的身材。你可以看见她的根根肋骨，头上笔直地伸出一束束有趣的孩子般的黑发。她正在给那个比较丰满的伙伴提出建议，叫她加入哪一个班级，说明掌握脚踏车要花多长时间。而那个丰满的女人，那裸露的微带浅灰色的白皙皮肉是柔滑的，带着小窝窝，鼓鼓胀胀的，她一边用毛巾擦干身体，套上普通的棉背心和短裤，一边专心地听着。然后，她一定问到了那位头发丛生的女人更具体的建议，因为她们的谈话转到她后背下部的一个肿块上。那精瘦、黝黑、头发丛生的女人用双手摸遍那苍白丰满女人的身体两侧、胯部和背部，说她的确可以摸到那个肿块。她一口断定那是一个脂肪团，马上就需要去按摩和锻炼。

我记得我当时就认为，这听起来闪烁其词的乐观忠告，是所谓的职业治疗师索取钱财的前奏。我恐怕一直对按摩和锻炼的功效抱着怀疑态度，对于任何涉及用手按摩的做法我似乎总是特别怀疑。芳香疗法、瑜珈术、指压按摩，我甚至弄不清它们是什么，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些。然后，她们的谈话进入更为具体的部分，头发丛生的女人要那位身有肿块的女人这样伸展那样伸展。我开始考虑，也许这位专业人士对这个可能的疾病是认真的，是带着仁爱之心的，因为她耐心地听着，提出在我看来明智的忠告。这时，我注意到年轻的一位在说话声调中产生了一种几乎察觉不出的变化。她继续以安详和安抚的语气解说抑郁和肌肉紧张以及在电脑前久坐不起的危险性，但是话语中开始带有一种微微的小心。我感到惊

奇，她是否已经察觉到这个比她年长的女人开始讨厌她了？因为她表现得过分友好，反而让人觉得讨厌了。

我称这个丰满些的女人为“年长者”，可是她也许还不到三十岁。她们俩都很年轻。在健身俱乐部的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对于判断年轻人的年龄我不那么擅长。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我的判断能力还不差，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一位中学校长的妻子，但是对于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那些青壮年来说，我的判断力就不行了。我奇怪这些年轻人从哪儿弄到钱的。健身俱乐部的收费是昂贵的，如果没有特别的优惠，我是付不起的。如果下一年得不到优惠折扣，我也不会继续下去了。现在我在收紧开销，因为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都在工作吗？如果在工作，那么又从事什么工作呢？

那个年轻瘦削的女人声调变化并不是由于遭到拒绝。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从她的语气里听到的是担心和关心。的确，那个身有肿块的女人自己也可以摸到那个肿块，肿块相当大，而且她自己同样认为，那肿块在皮下可以上下移动。年轻瘦削的女人说，她相信正确的按摩和锻炼对治疗这个肿块会有作用，但同时又确实认为那胖女人应当为这个肿块去看看医生。“去看看你的全科医生。”那个“芭蕾舞演员”说。

在她们考虑这个建议的时候，两人都安静了下来，我套上海军蓝长袖棉衣衫，装作自己不存在。再说，我认为她们也没有注意到我。我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我的头套上衣服而暂时听不清谈话，当我重新露出头的时候，她们已经恢复到一个较为平常的语调，在讨论别的事情了。我记不清是什么事情，像是说马路对面那家新开的海鲜餐馆之类。年轻人确实在那个餐馆吃过很多次了。我又一次犯了疑，她们怎么付得起呢？她们都挣很多钱吗？这不是个很富有的地区。呃，这里是混杂地区。有的人腰缠万贯，有的人还在街头巷尾乞讨。我仍然不善于描述，尽管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我的眼睛变得适应了，适应了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从这两个人的谈吐来看，她们并不十分富裕。但是她们一定属于小康阶层，不然的话，像我说的那样，她们就付不起这些费用了。我听不懂这些现代语言，当今的年轻人用词造句并不那么规范，是吧？

我仍然可以听出她们俩话语中的焦虑。我想对她们说，这也许只是个脂肪瘤。

但如果那样做的话，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件事，我又知道多少呢？我没有把手按到陌生人的身上，是吧？我并不知道在皮下的是什么。

她不顾疑虑，鼓励自己继续探究

我刚看完昨天自己对健身俱乐部的描述。我对那悲戚的语气十分热衷，似乎已经将它变为自己一贯的风格了。我不想这样，也不太喜欢这样。我不知道这是否会继续下去。我会竭力甩掉它。

今天晚上我没有去健身俱乐部。我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去的，今晚我去了沃尔姆伍德监狱看我的情人。我的情人经常抱怨那些无聊的狱警，他是个杀人犯，他和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强奸了一个女人，还把她扔到大联合运河里淹死了。他对沃尔姆伍德监狱的饭菜抱怨不迭。他说他索性装成一个素食主义者算了。我想装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和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结果都是一样的，不是吗？他是一个失去灵魂的人。如果这样，也许，我也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加入健身俱乐部。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独自住到伦敦西区的公寓去。

这个健身俱乐部不是我当初去的那种健身俱乐部。它曾经是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晚上开办夜校，学科有德语口语、加勒比烹饪、信息技术、一战时期的诗歌以及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出，对这种课程的需求正在下滑。我们是年龄老化的一群学员，即使是学电脑的学员年龄也不小——我猜想这个学校是专为接受能力差的老年初学者开设的，为了行将就木的那一类开设的。我算是班级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不过，既然这座大楼已经变为健身俱乐部，那更多关心的就是身体而不是智力，年龄比率已经颠倒过来。我现在基本上是俱乐部里年纪最大的那个了。在我到达那儿的时候，开放的年轻女性裸露着身体，直刺我的眼睛。我记不清上一次见到年轻女性的裸体是在什么时候了。我有多年没有看到自己女儿们的身体了，自从她们进入青春期后就没有再见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竭力回避学校寄宿生，特别在她们睡觉的时间。我是个不领薪水的女舍监，对吧？我也不喜欢对她们表现出慈母般的关怀。有时候，我想到可怜的小吉尼·弗里曼，想到她过于浓密的头发。她的两条腿毛茸茸的。我本应该提出有

益的建议，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说出来，我不是她的母亲，是吧？她的妈妈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跟她说点什么。

我想清楚地表明，我并没有为了与年轻人交往而加入健身俱乐部。我不指望她们的青春会感染我，让我能延年益寿。我不想投入长生不老泉中去，而愿投入这碧蓝的游泳池。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夜校的班级很多，但是，这些班级不接纳我。然后，这座楼房就从我们的脚下给变卖了。知识被接管了，买下了，夺去了。

我并没有选择德语口语和计算机技能课。在伊普斯威奇的信息技术学院，我已经学了一些文字信息处理。我已经掌握了手提电脑的操作，独自在上面打牌。在那高高的维多利亚晚期建造的大楼里，我选修了维吉尔^①的《埃涅阿斯纪》^②的相关课程。你不会想到在二十世纪末你还可以在伦敦西区发现教授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相关课程的夜校，是吧？事实上，你再也找不到了，因为这门课不开了。可是在两年前我参加了。在我开始伦敦新生活的最初几个月，它是我孤独生活的支柱。这是一个绝好的班级，我特别喜爱这个班级，我是十分认真的学生。为什么我要加入这个班级呢？因为我认为它会使我结识到朋友，它也许会使我找到在往日生活中不曾了解过的朋友。

我很小心地结交那些愿意和我这样一个人交朋友的人。我第二次到健身俱乐部去的时候，在更衣室里，一个女人对我说：“你把泳衣穿反了。”我觉得挺难堪，很尴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出过洋相，因为不知道如何使用储衣柜的挂锁，然后又忘记了储衣柜的号码。我设置了挂锁的密码，但是我弄不清怎么锁上挂锁。我问一个年轻女人，她当时手把手教我，还说她第一次也弄不好，这不足为奇。我们彼此哈哈一笑，然后分手了。我没有不悦，也没有想着报答。可就在那一次，我忘记了储衣柜的号码，当我从游泳池上来的时候，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琢磨出储衣柜的编号究竟是多少。最终，我总算找对了——我

①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被誉为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作品有《牧歌集》十首、《农事诗》四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② 维吉尔用拉丁文写的一部史诗，共分十二册，叙述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以后的经历。

记得它在一排柜子的尽头，在镜子和吹风机的那一端，但是那里似乎有许多面镜子和许多台吹风机，这一面面镜子又折射出无数走道了，我怕弄错了开了其他人的柜子。

我终于找到我的储衣柜和挂锁，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慌张无助，但是那一刻的确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我用了我出生那年的头三位数：194，至少我不会忘记这些数字的。从那以后，我就细心些了。有时候，在锁储衣柜时，我让红羊毛头巾的边缘从柜门边露出一点，做出一个记号，就像汉塞尔和格蕾特尔在幽暗的密林深处迷路^①那样。但我并不是在幽暗的密林，而是在光线充足，镜子闪闪发亮的走廊里。

我第二次去时，说我穿反了泳衣的那个女人分明是在撒谎。我并没有穿反衣服，那只是个借口，她是想借此跟我搭话。她想缠上我，利用我，跟我交朋友。我往自己身上望了望，生怕因为穿反泳衣而露出针线，甚至露出那难看的像白色卫生棉一样的部分。它在我黑色游泳衣的裆部。但是，在自我检查一会儿之后，又没有看出什么不恰当之处。我冷冷地说着类似“不，我没有”的话，然后扯过一条浴巾裹住自己，大步迈向游泳池的台阶。说老实话，我可能也说了“谢谢您”。我不大会粗鲁无礼。可是不管怎样，我善于避开人们，我希望再也不要与她同班。

她是个年长的女人，像我一样。可能她希望发现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我避开了她，事实上，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也许，她搬走了，或许已不在人世了。

对于结交新朋友我是十分谨慎的，因为我对摆脱旧友很不在行。我搬到伦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我与安德鲁在萨福克时认识的那些人对我的怜悯。我难以面对他们那些人。我逃开了。我不知道我做出这种抉择究竟是勇敢还是怯懦。

沃尔姆伍德监狱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对我提出多少要求。他被牢牢地关了起来

① 出自格林童话《糖果屋》，汉塞尔和格蕾特尔是一个贫穷伐木工的孩子，继母害怕食物不足，让他们的父亲把他们带到森林丢掉。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不小心闯进糖果屋。

来，出不来。那是一种可以自由支配的友谊，一种令人满意的不平衡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我支配着权力。我有支配权力，那是因为我自由。

她记得建造的年份以及狄多^①的大牛皮

我去的健身俱乐部好久没有开放了。当转让的告示贴出来，说维吉尔班不开的时候，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我知道我将会失去在星期四夜校班里结识的一些新朋友。虽然我们加入俱乐部可以得到优惠，但是这不一样，对吧？我们维吉尔班的学员们并没有达到彼此十分了解、能够保持自然联系的地步。我们没有时间建立起无拘无束的校外社交联系。我们中的一些人恰恰不喜欢去健身俱乐部。我们被弄得无处安身，结果大家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然而，望着这座古老的建筑旧貌换新颜，倒是令人着迷的。他们保存了历史悠久的学院那红砖外观，只是彻底地进行了内部改造。望着脚手架不断升高，内部结构轰然倒塌，消失殆尽，这是十分有趣的。深蓝色的夜空被安全灯照得如同白昼，从我那高高的房间可以看到这座新建筑一层一层地升高，像漂浮在城市上空的一艘飞船那么闪闪发亮。传言四起，都说顶楼正在建一个游泳池。我不相信他们的话，但结果他们是对的，那就是我现在游泳的地方，六层楼的顶上，在高高白云下。但是有许多个月，工地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头带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巨大的斜槽和管道从屋顶悬垂下来，一些临时性的建筑构架摆满了前院。一些小型建筑物被框在大型建筑物里。临街是由大型字母组成的表现未来现场竞技场景的镶嵌饰物。我每天从工地前经过，经过装满破碎水泥砖石材料的料车旁，这些料车排列在人行道上，就像夜晚我从窗子望出去的一样。

我想起了狄多以及迦太基城^②的建筑物。就像初夏吵吵嚷嚷的蜜蜂，腓尼基人^③在非洲海岸上建造他们的新蜂房（这是史诗上的一个明喻）。他们对土生土长的牧羊人提出了领土要求，用切成细条的牛皮圈起了一块土地，继而深挖、发

① 罗马神话中迦太基国的建国者及女王，她陷入埃涅阿斯的情网，因埃涅阿斯与她分手而失望自杀。

② 古代北非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在现在的突尼斯境内。

③ 古代中东的一个民族，起源于今巴勒斯坦附近。